

神珠缘

下

卧龙生 / 著



神珠缘

(下)

(台湾) 卧龙生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 05 号

神珠缘

卧龙生

吉林出版集团

神珠缘(上、下) SHEN ZHU YUAN [台湾]卧龙生
责任编辑:卓力 沈然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9.875 印张 2 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410000 字
辽宁锦州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20000 册 定价:14.80 元

第十三章 力战怪兽杀手至

刘宝儿与平姑登时心跳加快，自己都能感觉到心脏在胸腔里剧烈地噗通地跳着。

这完全是那一声吼声所致！

可见得这吼声中所蕴含的内功不亚于武林中任何一位顶尖高手！

平姑惊喜道：“她就要化生了！”

刘宝儿道：“原来得来全不费工夫，可是听这吼声，这怪兽的内力比在海里反而增长了许多，只恐你我搞它不来！”

平姑道：“听它吼声如此惨烈，只恐它现在还在运功将我的宝剑逼出体外，我的宝剑看似平滑如镜，实则上面布满无数细小锐利的倒钩，那畜生要将它逼出来，却也没有这么容易！”又传来两声剧吼，直震得大片大片的树叶直往下掉。

平姑冷笑道：“果然不出我所料，它已被宝剑的倒钩损伤了筋脉！”

刘宝儿问道：“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平姑道：“我从小就学怎么跟这怪物打交道，先师专门有一本秘笈记述此类奇事！”

刘宝儿道：“有空倒要借来一阅，也好教我多长些见识。”

平姑道：“还有一件事我没告诉你。”

刘宝儿问道：“什么事？”

平姑道：“此兽化生之后便会吃人！”

刘宝儿吓了一跳，道：“你不要吓我！”

平姑道：“事实如此，夫君，今天我们与这怪兽必有一场恶战，不是它死，就是我亡！”

刘宝儿听了扭头便想跑，却被平姑一把拖住。

“你想溜？”

“我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我告诉你，此兽鼻子异常灵敏，任你躲在石头缝里也能找到你了，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它还会喷火，能将人活活烤熟！”

“那我就躲进水里，你说过它不能进水！”

“刘宝儿，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临阵退缩你窝囊不窝囊？”

“你这是激将法，我不吃这一套！”

平姑突然泪流满面，一脸哀怨，凄声道：“刘郎，念在我们一夜夫妻之情，你帮帮我吧！”

那情形纵是铁石心肠之人，也会被感动。何况刘宝儿还不是个铁石心肠的人。

他叹了口气道：“罢了，谁叫我们是夫妻呢？今天就是刀山火海下油锅，我都得陪着你！”

他转念又一想，道：“其实我怕什么怕，你不是有那颗宝贝珠子嘛，想来用它对付这怪物，也绰绰有余！”

平姑道：“这珠子只对人有用，用来对付这怪物，只怕不

行。”

刘宝儿道：“那就是说，只能以我们的血肉之躯与那怪物相拼罗？”

平姑又是极为凄惨地唤了声：“刘郎！”

这一声直唤得刘宝儿头皮发麻。

刘宝儿道：“拼就拼吧，谁叫我落入你的手中呢！”

他喝道：“我们上啊！”

两人同时施展各自轻功，如两双燕子轻盈飞起。

树丛在两人身旁“唰唰”掠过。

平姑眼尖，一眼看到前方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在动。

她叫道：“它在那儿！”

刘宝儿定睛一看，眼前的景象令他目瞪口呆！

眼前的景象颇为令人惊异！

这是怎样的一头怪兽啊！

它有豹子头，熊的身体，虎的爪子，身上却有一片片鱼鳞。

它以老僧人定的打坐姿势坐着，嘴里淌着粘稠的液体，鼻子喷出雾状的气体，一阵阵沉闷嘶哑的呻吟从它的胸腔里迸发出来，格外低沉吓人。

它果然已发觉了有人在向它靠近，因而它的呼吸和呻吟逐渐加快加重了。

它艰难地挪了一下身子，却没有成功。

刘宝儿这时清楚地看见它的腰上插着半截宝剑，剑把上拖着长长的一条丝绦。

它又低低地嘶吼一声，那宝剑便向外移动了一寸光景。

就这一动，它便仿佛经受了很大的磨难似的，痛苦的表情连刘宝儿和平姑都感觉到了。

剑把上沾满了粘稠糊状的液体，这令刘宝儿大为诧异，这剑上本应沾满的是血！

平姑仿佛猜到了刘宝儿的心思，低声道：“你看见没有，这畜生一上岸，红色的血就变成无色的了。”

刘宝儿也低声道：“这可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跟着你真是开眼长见识。”

平姑责怪道：“这时候你还有心思说笑。”

刘宝儿道：“我看这畜生蛮有灵性，莫非它前世是一位武林高手，转世投胎变的？”

平姑郑重地点了点头，道：“有可能。”

刘宝儿道：“你看它是公的还是母的？”

平姑道：“是母的。”

刘宝儿道：“何以见得？”

平姑道：“书上这么写的。母的采万鱼之精而孕。”

刘宝儿大吃一惊道：“哇，这么厉害？”

平姑戳了刘宝儿一下，道：“想什么呐？”

刘宝儿道：“像这种稀奇货可真是少见！”

平姑道：“一千年才有一条呢！”

刘宝儿道：“我们运气真好，一碰就碰上了。”

平姑道：“这说明我命不该绝！”

刘宝儿道：“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平姑喝了声：“上！”重重地推了刘宝儿一掌。

刘宝儿全然没有提防，竟被平姑直推至那怪物眼前，正

好与那怪物来了个面对面。

怪物朝刘宝儿一龇牙，一股浊臭腥臊之气扑面而来，直熏得刘宝儿头昏脑胀，差点当场晕翻！

那怪物显然已被激怒，伸出厚厚的巨掌便朝刘宝儿劈面拍来。

掌势雄浑，势不可挡！

此招居然招式分明，俨然内家功夫。

刘宝儿不及细想，保命要紧，缩头藏脑，脚步轻盈，从那巨掌之下躲过，却不料那怪物第二掌接踵而至！

原来第一掌倒是虚的，第二掌却是实的！

掌势之快，非人所能料及！

刘宝儿又是健步拧腰，却是迟了半步，被巨掌“砰”地刮了个正着。

刘宝儿肩头几乎被它打折。

中掌之处衣服早已撕个稀烂。

鲜血“呼”地如喷泉般射了出来。

刘宝儿本应觉得很痛，但其实他的肩头早已麻木了，竟浑然不觉自己已经受伤！

他往后一跃，跳出圈外。

那怪物倒也并未追赶他，依然坐在地上直喘粗气。

显然，方才它袭向刘宝儿的两招也费了它不少气力。

那宝剑居然往里缩回了两寸。

有更多的粘液从它的伤口处沿宝剑的血槽往外外汩汩流出！

它猛地发出了一声惨叫！

声音之大，震得刘宝儿与平姑耳朵里嗡地一响，随即只觉得头晕目眩。

紧接着又有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妈呀！”

这叫声却是刘宝儿发出的。

他只觉得肩头有一块肉被活生生撕掉那么疼！

平姑却不顾刘宝儿在一旁哇呀惨叫，她一个箭步冲上前去，竟抓住了插在那怪物腰间的宝剑，重重往上一掀！却没有掀动分毫。

那怪物直瞪着两只血红的豹眼，眼中充满了狂野、愤恨。

它竟运足了内功，牢牢地将宝剑夹在体内！它又怒吼了一声！

平姑见一击未中，情知不妙，便抽身想退。

那怪物却来得比她还快，当胸便是一掌。

幸好平姑这时已经想退，便藉这一掌之势往后飘去。

饶是如此，胸口还是被大毛爪抓了一下，直抓得胸前鲜血淋漓。

平姑被掌风重重击出一丈开外，一口鲜血脱口而出，如箭一般喷射出来。

刘宝儿这时稍稍缓过气来，见此情景，男子汉大丈夫怜香惜玉之心油然而生。

他顾不得自己伤痛，上前一把扶住平姑，问道：“你没事吧？”

平姑挣扎着打起精神道：“没事！”

刘宝儿问道：“它们有没有事？”

平姑道：“什么？”

刘宝儿道：“喂孩子的。”

平姑脱口而出：“还在。”

刘宝儿一听，精神倍长，喝道：“你奶奶的，出招简直下流无耻，敢吃我老婆豆腐，我跟你没完！”

一瞬间，刘宝儿又拿出了过去在老家的那股子少爷天不怕地不怕的倔脾气。

他面对的仿佛不是一只怪兽，而是一个敢于调戏他老婆的粗鲁莽汉。

男人在这种时候最容易上火。冲冠一怒为红颜嘛！

刘宝儿直冲上去，大喝一声：“纵横手！”

那怪兽当胸朝他便是一掌！

刘宝儿叫道：“来得好！”

他顺势一抓，竟抓住了怪兽的右掌，口中叫道：“噉哩咔嚓！”

沧海钓客的独门武功“纵横手”里，每一招都没有固定名称，刘宝儿当初学艺为记住这些没有名称的招数也颇为不易，于是就自己想出来不少名称来。

这一招“噉哩咔嚓”乃是刘宝儿练得最为熟练的拿手绝招。

他出道江湖以来还从来没有正正经经用过“纵横手”的招数，所以他自己也不知道这门武功有多大的威力。

现在是他第一次使用这些招数，而对手则是这头怪兽。

“噉哩咔嚓”望文思义，便知此招一出，对方手臂便“噉哩咔嚓”断为两截！

果不其然，那怪兽的臂骨发出一声“噉哩咔嚓”，臂膀便

活生生掉了下来。

那怪兽又是一声惨叫。

刘宝儿一招得中，紧接着第二招“稀哩哗啦”！

一中此招，对方的臂骨必然如同散了架的桌椅板凳般片片散落。

那怪兽也不能例外，整条臂膀被卸下不说，散碎的骨头便落了一地。

“纵横手”威力之强，竟能将骨头碾个粉碎。

刘宝儿这两招如行云流水，得心应手。

他得手之后，便脚下抹油，跳出圈外，只留下那畜生在那里哀号不已。

平姑被怪兽击中一掌后还没缓过劲来。

此时她见刘宝儿一击得中，大喜过望，不由催促道：“再去折断它另一条臂膀。”

却见刘宝儿在那里气喘吁吁，调整内息。

原来这两招“噉哩咔嚓”，“稀哩哗啦”看似简单，实则对于内力也是大为耗损的。

刘宝儿喘着粗气，勉强地答道：“你让我歇口气行不行，催得这么紧干什么？”

平姑怒道：“难道你让它也缓过劲儿来吗？”

刘宝儿一看，只见那怪兽变得益发狂暴。

它的身体艰难地朝这边移动过来。

它伤得也不轻！刘宝儿抖擞精神，纵身再上。

“噉哩咔嚓”，“稀哩哗啦”……

啊！……

这一次他将招数使得更纯熟！

怪兽的另一双臂膀被他拆了下来。

这一次，怪兽直痛得满地打滚！

刘宝儿仍是打了就跑，闪在一旁，观察怪兽的反应。

那怪兽显然是疼痛至极，竟然直起身来朝刘宝儿撞过来。

平姑急喊：“小心！”

说时迟那时快，刘宝儿脚下一盘旋，便闪到怪兽背后。

怪兽这一撞可谓倾尽全力。

不过这一撞它没有撞到人，却撞在一棵古藤缠绕，两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参天大树上。

那棵大树“轰”地一声被拦腰撞断！刘宝儿这时已是一身虚汗。

倘若被这畜生撞个正着，那还不变成一团肉酱！

怪兽一撞过后，也随那老树砰然倒地。

但它仍在地上扭动着，挣扎着。

平姑再次冲了上去，抓了剑柄，用力往上一掀。

“滋啦”一声，怪物的肚皮被剖开，苍白粗壮的肠子“哗”地就飞了出来，缠了平姑一头一脸。

平姑的视线一下子被那堆肠子挡住了，不由得手忙脚乱，手舞足蹈地往后退去。

这一退，便有更多的肠子和内脏被平姑从怪兽的腹腔中带了出来，流了一地。

刘宝儿见状直冲过去，想给怪物的豹头再来一次致命的“喊哩咔嚓”，“稀哩哗啦！”

他的双手刚刚搭上怪兽的豹头，便见怪兽张口便是一喷。

刘宝儿猛然想起平姑说过这怪物还会喷火，一个后空翻。无巧不巧，一团火舌正好擦着刘宝儿的脸旁飞窜过去！刘宝儿的头发被火燎了个正着。

“滋”一声，他的头上烧了起来。

他赶忙用手在头上胡乱拍打。

幸而头发不易燃烧，一拍即灭。

饶是如此，还是烧掉了一半。

再看那怪兽，已如泄了气的皮球般瘪了下去。

原来刚才那一团火，已是它的最后一击。

这最后一击凝聚了它的全部功力。

一击过后，它便功散气尽了。

只见它颓然倒在地上，原本暴戾的双眼已经一片茫然，只是仍然凸出着，似乎死不瞑目。

平姑则在那堆肠子里翻找着，全然不顾那粘液沾了她一头一脸一身。

终于，她找到了。

她竟然用手捧着，张口大嚼。

刘宝儿气力已尽，无力地坐在地上，茫然地望着平姑，望着她所做的一切。

猛然间，他真想吐。

但他只是干呕着，吐出来的都是酸水。

平姑二三下子已将手中的东西吃完，敛气凝神，打坐吐纳起来。

少顷，她睁开双目，两眼精光四射，原本苍白的脸上居然现出红润的血色。

她走到刘宝儿跟前，一伸手便将他提了起来，如同提一只小鸡似的。

然后她将刘宝儿横放在肩上。

刘宝儿一动不动，任凭平姑摆弄。

怪兽喷出的那束火，引燃了树林中的枯枝败叶，直烧得噼叭作响。

平姑背着刘宝儿，走出丛林。

在他们身后，整座林子在燃烧。

火势越来越大，浓烟冲天。

海边，刘宝儿伏在海滩上，任凭潮水起起落落冲刷自己。

他肩上仍在流血。

血水如絮状在海水中沉浮。

平姑赤裸着站在齐腰深的海水中，迎着红日，沐浴着碧蓝的海水。

她将全身擦洗了个干净，头发湿淋淋地披散在她的肩头。

这一幅画面倘若旁人看来该是如何的诗情画意。

但刘宝儿此时已全无胃口，他的脑海中，依然浮现出刚才血腥格斗的场面。

两条优美笔直的长腿映入他的眼帘。

原来是平姑已沐浴完毕，走了回来，站在他身边。

“离我远点！”

刘宝儿说这话时虽然无精打采，但他的眼神，却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的厌恶。

平姑蹲下身子，伸指点了刘宝儿肩头伤口四周的几个穴道。

血被止住了。

平姑道：“你想看看吗？”

她挺起了胸膛，举止不无挑逗。

刘宝儿敷衍地看了看，然后闭目养神。

平姑道：“你怎么啦？这么无精打采的？”

刘宝儿道：“我很累！”

平姑道：“哦！我知道了，原来你是怪我推了你一把。”

刘宝儿道：“你知道就好！”

平姑咯咯笑道：“还是男人呢，心眼这么小，你后来不是很勇猛，为了我，三二下子就把那怪物给解决了，没想到你的武功这么厉害。”

刘宝儿道：“别夸我，我差点让你害死。”

平姑道：“你这人怎么这样反复无常？”

刘宝儿道：“这还不是我对你最反感的，我最反感的是你狼吞虎咽的样子，是那么的贪婪，将我对你的美好印象破坏得一干二净。”

平姑恍然大悟道：“噢，原来是为了这个，夫君，蝼蚁尚且惜命，为妻也不例外，再说我这样做，也是为了能与夫君白头偕老，不是吗？”

她这一反问，刘宝儿反倒不知如何以对，只是沉重地叹了口气。

他喃喃道：“原来如此，为了生存，就要杀生。”

平姑道：“这是江湖上的常识，何况这只是一头怪兽，又不是人。”

刘宝儿道：“恐怕人也是如此。”

平姑道：“你真好玩，就好像才到江湖上混。”

刘宝儿道：“不是我不明白，只是今天体会得更深。”

平姑道：“你简直像个悟道的禅师。”

刘宝儿道：“不错，我悟道了。”

平姑道：“但愿你不要去做和尚，你一做和尚，为妻该怎么办？”

她伏了下来，如同蛇一般缠着刘宝儿。

她在刘宝儿身上抚摸着，亲吻着，想唤起刘宝儿的激情。

她喃喃道：“来吧，来吧，我给你生儿子。”

刘宝儿却不为所动，一点反应也没有。

他原本坦荡的眼神中，从此添了几分忧郁。

平姑却依然在动作着，口中道：

“还有天鹰，驼龙……”

刘宝儿冷冷地道：“还要重来两次？”

平姑道：“这世上，我只有靠你了。”

刘宝儿一把推开了她，直起身来。

他说道：“把衣服穿起来。”

平姑道：“我的衣服让那畜生撕破了前胸，没法穿了。”

刘宝儿道：“那就穿我的。”

平姑道：“你对我可真好。”

刘宝儿不耐烦地道：

“少罗嗦，快穿上，我不喜欢你这样光着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平姑柔顺地捡起刘宝儿的衣服穿在身上，边穿边道：

“我还以为你喜欢我这样。”

刘宝儿面对着大海在出神，他说道：

“我猜想，甄卿卿和艾我我他们很快会来了。”

平姑道：“是啊，他们看见这么大的烟雾，应该会来的。”

“他们来了，就要把我们的事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为我们高兴的。”

刘宝儿没有言语。

他忽然之间不想让他们知道这件事。

正如他们预料的那样，不久，地平线的尽头，隐约出现了一艘船的影子。

在那只船的桅杆上，艾我我像只猴子似的伏在桅杆顶部。

只是这艘船上，又多了一个人——他便是小飞。

甄卿卿和艾我我遇到他时，他正抱着块木板在海上漂着呢！

他是个嗅觉异常灵敏的人，要发现刘宝儿他们的行踪，并不难。

江湖上多的是吃饱饭没事干的闲汉。

他们有事没事站在街头巷尾，观察来往行人，并以此为乐事，消磨时间。

如果要打探某个人的行踪，只要去问他们。

他们会很热情地，不厌其烦地充当热心人，将自己所看到的一五一十地都说出来。

如果这时你再塞给他几个小钱，他就会乐得忘乎所以，因为他会觉得受到别人的注意重视。

他甚至会招呼同类，一起向你提供线索。

当然这种线索经常不怎么准确，但是小飞是吃这行饭的。